

芬芳  
一叶

## 唐闸公园的下午 ——忆薛范先生的南通之行

□余曾善

作为一个晚辈,一个从小就哼唱着薛范先生翻译的外国歌曲的爱好者,今天(9月3日)中午突然听到薛先生去世的消息,感到悲痛不已!我和这位著名的音乐翻译家薛先生只见过一面,但是这一面之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遐想。

那还是在20年前,薛先生抱着虚弱的身体,在好友陆圣洁及其夫人的陪同下,专程从上海来到南通拜访严格(辛丰年)先生。当日下午,我们先陪同他们去唐闸公园游览。当时的唐闸公园还没改造,略显萧瑟,粗陋而又荒野。他从大城市来,我们带他到这里是不是适当?谁知那天秋高气爽,十分怡人。我们先来到荷花池旁,只见水光清静,一大片残荷疏条交映,两岸夹道高林负势竞上,秋风阵阵,泠泠作响。面对这原始古朴的情境,两位老人连说:“好风景!好风景!”还专门找到一张长椅子上,尽情地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。其实何处无荷花?何处无高林?少的仅仅是两位老人的闲情与出自内心深处的友情!

从唐闸公园回来,天色已晚,严老设便宴招待薛先生。席间,他们的交谈无非音乐。薛先生翻译的歌曲大都是苏联、东欧和拉美的,他特意向严老请教德奥音乐。严老讲了一些心得后,反而感叹时光匆匆,来不及读书,加之眼力衰退更加阅读困难。他平时常说读书来不及,听音乐来不及,可还时常让我们帮他买书,买不到还设法复印!

他俩谈得正浓,薛先生可能出于激动,突然脱下了外套。我正好坐在他左边,帮他将自己的衣服放在椅子靠背上,只见他里面穿的羊毛衫竟然有三个补丁,而且还是三种不同的颜色!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这么著名的音乐翻译家,却是这么朴素!和我们平常见到的所谓大师,真是有天壤之别。

薛先生身上这件羊毛衫上的三个补丁,不仅让我惊讶,更引起我无限的遐想。我心里突然冒出两个字:惭愧。我想,时代发展到今天,我们砸掉了脖子上的枷锁,使我们在物质上得到极大满足,是不是又给自己套上物质和势利的枷锁?薛先生无形中给我好好上了一课。

现在薛先生与严老都已故去,他们留给了我们什么?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大量的作品,更多的是精神,是品质,是他们的价值观,是做人的态度。我们目前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,两位老人的一生正好告诉我们,我们必须选择好正确的人生观。他们的事业是音乐,那就为音乐而献身,物质和利益不是不重要,而是在他们眼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。正如一位学者所言,当今学术上出现贫困,正是因为缺乏玄奘式的人物。而薛先生和严老正是玄奘式的人物!所以他们才能呕心沥血,才能取得非凡的成就。

薛范先生译配的歌曲,最有名的莫过于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每当我听到这熟悉的旋律,都会想起薛范先生羊毛衫上的三个补丁,也会想起在唐闸公园的那个下午。



一  
夏  
梦  
醒

王  
尚

## 半扇天窗

□马智友

相比于矮小的事物  
只有高楼看不清自己  
它在一场大雾里  
用红绿灯映出模糊的影子

城市巨大,郊野不复为郊野

雾像人流一样越来越密集  
灰喜鹊,风铃,守望者  
都在等候黎明和日出

昨夜。有一朵玫瑰  
盛开在梦刚刚发芽的地方

几间小屋,在山上  
静静地将荒凉和寂寞拱破

只需轻轻地叩开半扇天窗  
春山,一半在雾霾之外  
一半在荒凉之外

紫  
琅  
诗  
会

## 念想课堂

□陶晓跃

连续有梦,几乎都与课堂有关。醒来之余,面壁一笑。屈指算来,与课堂结缘近40年。近40年的坚守,课堂,自然成了一生中最为亲近之地,挥之不去,永难忘怀。

犹记得,讲授《诗经》名篇《静女》,不知这朵开放在两千多年前中原大地上的爱情之花,在课堂上会绽放出怎样的娇艳?于是,突发奇想,不妨让学生将其改写成现代诗。

一番诗意疏通、背景指点之后,学生当堂练笔。也许爱情诗对于高中学生有着天然的引力;也许改写的设计激活了学生的热情、触发了学生的灵性。一时,课堂活力四射。迄今,学生们改写的一些诗句,记忆犹新:“在那城的角楼/等过第一个秋等过第二个秋/最是那一低头的娇羞/默默地思愁”“如果非要给这份爱/一个承诺/那轻摇的蓓芽哟/一端是我,一端是你……”古老的爱情似乎一下子充盈了现代气息,学生们自由走近“静女”,也自由走进思想与思想的碰撞之中。

课堂上,学生对课文不时会萌发一些怪念,教者把握时机、因势利导,就可能出现奇效。《守财奴》是一篇传统课文,学生交流初读感受,以为欧也妮实为可怜之人:爱情被父亲剥夺,母亲被父亲气死,财产继承权又被父亲诱骗。基于此,一学生突发怪问:“欧也妮为何不同查理私奔?”一石激浪,学生侃侃而谈。于是,有欧也妮恋母一说、有葛朗台专制一说,还有情节需要之说。在分析葛朗台形象特征时,又有学生提出“葛朗台是否不失温情?”我干脆让学生组成正反两方,进行辩论。学生唇枪舌剑,妙语连连。最后,一男生总结“葛朗台的眼睛被金子占有,他眼里只是金子的颜色;葛朗

台的躯壳被金子占有,他一生只是缠绕着金子旋转;葛朗台的灵魂被金子占有,他临死前也只与金子相吻”,更是把课堂推向高潮,竟不知下一堂课的预备铃声已响起。

平生怕上公开课,因为不善表演,也因为不屑表演,可忝列“骨干教师”,不愿为而必须为。《庄子: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》是一篇新入选教材的思想随笔,内涵丰盈。择之上公开课,风险很大。学生自读课文后,我提出三个问题:一、在作者看来,庄子的人生态度是什么?二、作者对庄子人生态度的态度又是什么?三、我们对作者态度的态度是什么?第一个问题重在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把握,第二个问题引发了学生充满智慧的阅读。讨论时,一个男生质疑:文中用“妩媚”一词赞叹庄子这棵孤独的树,是否准确?备课时,我曾注意到这一点,却没作更多思考。我坦诚相告,请学生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。一个女生随即站起:“妩媚”一词不是形容庄子的,而是表述“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”融合一体的意象极致美丽。我由衷地为学生鼓掌,听课者也报之会心一笑。下课铃声响起,预设的第三个问题作为课后书面作业,让学生将课堂上激发的思想火花蔓延到课外。这节课虽多有遗憾之处,但专家和同仁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,以为“真实、平实、厚实,极有研讨价值”。

此后,我以《本色课堂》为题撰文,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》,给这节课做了一个别样的总结。

新课程改革打破了必修课一贯到底的传统,增加了选修课。一时,中学语文界,各路名师,自领风骚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我虽也借他人之石一用,

但更注重自我修炼,绝不盲目跟风、跪着教学。

我曾以《李贺:游荡在天庭与人世间的孤魂》为题,将李贺的诗《天上谣》《梦天》以及《李凭箜篌引》组成一堂课的材料,大胆尝试。课上,我与学生一起感受李贺人生的双重痛苦,一起品味诗中迷离的神话意味,一起探究诗里天上人间的不同意象,又一起咀嚼诗中借助于种种艺术手法所传达出来的别样意趣。从而达成一种共识:李贺诗“诡异多变”、别具一格。又推而论之,李贺诗的“一格”,正是中唐诗人对盛唐诗人的一种突围,如此,才使得唐代诗歌呈现出色彩斑斓、千姿百态的景观。

我将这节课整理出“教学实录”,寄给北京的《中学语文教学》,不久,接到杂志主编的电话,她详细询问了这节课的情形,告知已约请安徽省中学语文教研员撰写点评。此后,我参加江苏省民盟“红烛”支教活动,还将这节课带进了甘肃天祝。记得那是在天祝县中的阶梯教室,县中指派高一20余名学生上课,其余座位坐满了天祝县的高中语文教师。课,上得极为顺利,教学过程渐次展示,教者与学生的默契远远超越了我的预期。课后,许多听课的老师难以想象如此超容量的课环环相扣、滴水不漏,便向学生打听是否有过铺垫。学生实话实说,上课的材料是课前几分钟刚拿到。我的眼中立时有了许多异样的眼光投射而来。

近40年,我有幸身临改革开放之境,感受课堂内容的变化、探究课堂形式的革新、悟觉课堂教学的真谛,体会最深的,唯有四个字:敬畏课堂。

三尺讲台,值得守望!

玉  
兰  
一  
瓣